

“文学进军”擂台
征文 第八季

素心流年，岁月凝香

刘慧新

闲暇时，几位好友相聚涮火锅。刚一落坐，闺蜜晓星眨巴着大眼睛细细打量着我们，感慨道：“看看，你们一个个都精致得很呀，耳坠闪烁，唯独我没有。”故作伤心样，引得我们纷纷笑谈起儿时打耳眼的经历。

我那时年纪小，正是对周围事物充满新奇的年纪。看着身边的女孩耳上嵌着耳钉，戴着耳环、耳坠，真是羡慕极了；即使没有耳饰装扮，仅仅用缝衣线、扫帚梗穿在耳上，也觉得别有一番风味。

我们这群没有耳眼的女孩，想方设法在耳朵上加点装饰。金黄的苘麻花梗自带粘性，往耳垂上一粘，就像一对惟妙惟肖的耳钉镶嵌在耳上，简直可以以假乱真。可是，小孩子疯玩起来就忘乎所以，小花掉落得无影无踪并不知晓，当想起来时，耳朵上早已空空如也。

后来，姑姑送给我一对白色贝壳形状扣子般大小的耳坠，往耳垂上一夹，美是美了，只是耳朵像被夹子夹住一样疼痛难忍。那时，我做梦都想有一对耳眼，可以戴上漂亮的耳坠。

村里有个老婆婆会扎耳眼。她用两颗绿豆一前一后夹住耳垂来回磨，把耳垂磨得透亮，再用小细针穿过耳垂，然后把浸透了香油的线轻轻拉过来，剪掉针，在线头上打一个结，一个耳眼就扎成了。看着扎耳眼的女孩疼得呲牙咧嘴，我吓得忙捂住耳朵跑开了。当再次亲见那个扎耳眼的女孩在小诊所里清洗肿胀的耳朵，疼得哇哇大哭，我彻底打消了扎耳眼的念头。

直到有一年，小镇上开了一家打耳眼的小店，听说耳眼打得又快又好，为此引来不少爱美的姑娘。我跟

妈妈软磨硬泡要去打耳眼，可妈妈坚决不同意，还吓唬我说打得不好会要人命的。我却哭闹着不肯罢休，爸爸看不下去便悄悄给了我钱。我和同伴欢天喜地地去了集市。

店面是一个不起眼的土房子，又窄又矮的门头边挂着一块小木牌，上面用毛笔歪歪扭扭写着“打耳洞”三个字。店主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，相貌平平，但是很和善。她很有把握地说我的耳垂薄，好打，就像蚂蚁夹的一样一点都不疼，说着拿出耳钉让我选。耳钉款式相同，区别不过是红绿两色。我选了红色。她让我站定，先用酒精棉擦拭我的耳垂，接着拿着像枪一样的工具对着我的耳朵，我还没来得及紧张，只听“咚”的一声，耳朵顿觉火辣辣的，一个耳眼就打好了。接着，她又熟练地打好另一只。然后，把镜子递给我，两颗耳钉像红宝石一样镶嵌在我的耳垂上。我激动得忘了先前的紧张。之后，她再三叮嘱我，每天要用酒擦拭，再轻轻地转动耳钉，防止耳眼发炎、长合。

后来，我才知道，最麻烦的是打耳眼后的护理。穿脱衣服、洗脸要特别小心，不能碰上耳朵，连睡觉都不敢乱动。妈妈每天都用酒给我清洗耳朵。在妈妈的精心护理下，我的耳眼长得很好，一个月后，换上了妈妈给我买的一副像钻石一样晶莹剔透的耳钉。

青春年少的一意孤行，也许是每个人成长的必经之路。随着年岁渐长，不再追求外在的美，把更多的心思用在读书学习上。而每每忆起往事，仍然为当年那个胆小怕事的我的“壮举”而感慨不已。

树是挺立于天地之间的诗人。它敏感灵性，情感澎湃，同时又温柔细腻，容易动情。

冬天是树沉思的季节，树在缄默中酝酿，在沉静中构思，在冷峻中推敲，为春天准备一首热烈奔放、慷慨激昂的诗。

冬天的树，沉默得让人忽略了它的存在。而春天一到，天地间所有的树便按捺不住满腔的诗情，要在天地间直抒胸臆。

仅仅是一场春风，就让所有的树开始了深情的歌唱。

你听，它们在春日里低吟浅唱，纵情高歌。

“寒雪梅中尽，春风柳上归。”树在春天里抒情，大概是柳树带的头吧。第一抹春色涂上柳梢时，柳树就开始了低声吟唱。它的声音婉转悠扬，虽然不像其他树那样

热情似火，但也情感充沛。早春时，柳树吟唱的是婉约派的小令，短小轻快，音韵和谐，能直抒胸臆，能表达出树在春天的喜悦之情。在风中婀娜多姿的垂柳伸出绿色的叶，浅绿色的柳烟如碧波一般。它们把自己的倩影倒映在水中，相互唱和。冰雪消融时，动听的水声又响了起来，春水潺潺，呼应着柳树的抒情诗。春水和春柳，一个逐柳而动，一个临水照花，它们都是春天的诗人。待到春色渐浓，还会有鸟儿与柳树唱和，树从来不缺

乏回应者。“两个黄鹂鸣翠柳，一行白鹭上青天。”黄鹂在翠柳间鸣叫，柳树如碧玉，垂下千万条柳枝，春风的剪刀裁剪着柳叶。柳树赞美春风的妙手、勃勃的生机和自然的魅力。

柳树在春天抒情，其他的树也不甘寂寞。杨树、槐树、榆树、梧桐树，还有桃树都感知到了春的讯息，听到了春的召唤。它们休眠了一个冬天，又在一夜之间次第醒来。路旁的那棵杨树，不知什么时候冒出了新芽，与沧桑的枝干形成了巨大的反差，仿佛是一位老者萌发了童心，要唱一首春天的歌谣来表达内心的喜悦之情。还有槐树、榆树、梧桐树也纷纷加入其中，尽情抒发对春天的热爱和赞美之情。春天的树开出的花点缀了春日，它们也是春日的抒情者。那些花开得如此灿烂，红的、粉的、白的花瓣如一片片云霞浮动在天地之间，仿佛参加了一场春日的赛诗会。这些树开出的花如霞、如云，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它们的热烈和豪情。它们拼尽全力开花，没有什么比春天的到来更让它们欢欣鼓舞的了。万木争春，春光正好。

春树吟咏了一首抒情诗，抒发心中的情感，演绎着春的热烈和张扬，演绎着春的繁盛和丰茂。树在春天抒情，生命的蓬勃向上，大自然的慷慨神奇，都在这天地间一一展现。树在春天抒情，呼唤着最美的春色，抒发着最真挚的感情，帮春天完成了新的创举。

春天的鲜味

刘云燕

最近床头摆着一本书，汪曾祺的《食事》。它用极其细腻的笔调，为我们讲述着无论是家常小食，还是地方风味，甚至平凡生活中的小吃，都极具闲情雅致，意蕴深长。原来，美食中还有如此深厚的文化。

一边读他的文字，一边思绪就飞到了乡下婆婆的小院。每到春光乍现，婆婆早已在园子里忙碌，把地翻好，播上蔬菜种子，然后担心它们冷，就覆盖上一层塑料薄膜。当别人家的菜园还荒芜一片时，婆婆家的菜园里，早已绿油油，长势喜人了。那些蔬菜是婆婆的最爱，每天为它们浇水、精心地看护。也许是在温室里，这些蔬菜舒服地晒着太阳，伸展着腰身。每到我们回家，婆婆都让我们去摘这些青菜。

我最爱的莫过于新鲜的生菜。一片片绿色的叶子，嫩嫩的，绿莹莹的。待把摘下来的生菜放在竹篮里，在水笼头下冲洗干净。搭配婆婆买来的甜面酱，一道春天的菜就做好了。我特别喜欢这种味道。将一片生菜在手上铺展开来，将甜面酱均匀地涂抹在叶片上。我将生菜卷起来，轻轻地一咬。那种味道，鲜、嫩、香，就是一种春天的味道。这种味道极爽口，清清爽爽，唇齿间散发着菜的香气，仿佛还有春天泥土的芬芳。也许是因为新鲜，这种味道更沁人心脾。每每吃这种生菜蘸酱，我都能足足地吃上一大盆。婆婆见我们喜欢吃，就再去摘一些过来。

除了新鲜的生菜，还有让人喜欢的樱桃萝卜。婆婆总喜欢给我们种点小小的樱桃萝卜，让我们生吃。当我们把这种小萝卜挖出来，冲洗干净后，直接就可以品尝了。这种萝卜，鲜鲜嫩嫩的，红彤彤，小小的，吃到嘴里，有一点清凉，有一点辣，更多的是一种清新。婆婆喜欢用它拌凉菜吃，而我更喜欢直接生吃。生吃更加有春天的味道。

每到春天，婆婆还去地里挖野菜。每到春风吹起，野菜也迎风生长。这时，婆婆就很是欢喜，拎着篮子走去田间地头。婆婆认得各种野菜，叫得出它们的名字。每次她都会很麻利地给我们挖回各种各样的野菜来。不过，我最喜欢吃的还是荠菜。我们用荠菜和猪肉馅包饺子，那种味道，真的是又香又鲜，美味无比。

家里的院子里，婆婆还会种上香椿。等嫩芽刚刚长出来，就打电话让我们回去摘。那香椿苗嫩嫩的，摘下后，手中都余有清香。我们最爱用香椿拌豆腐。刚刚采摘的香椿，豆腐是村子里手工制作的。那种感觉，真棒！香、鲜，唇齿留香。

春天，草木萌发。婆婆的菜园里，也一片葱茏翠绿。我们喜欢回到乡下的小屋，咀嚼春天的美食，更品味亲情的滋味……



一首春天的抒情诗

王国梁